

第十四章 太平洋學會為蘇俄宣傳

工具

文化機構之活動，對外交事務具有強力之影響，誠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以其能影響輿論，故對我國國際政策之目標，有領導作用。太平洋學會即為顯著之事例，其導致吾人放棄中國大陸於共產黨，較其他任何因素尤為重要。

早在一九二〇年之初，檀香山商人對太平洋社會經濟問題發生興趣，爰組織太平洋學會。一九二五年此項重要組織召開第一次會議，到有韓國、中國、日本、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及美國代表。一九二七年召開第二次會議，英國、印度先後加入。一九三四年七月間蘇俄始正式加入為會員，會長賈爾特 Edward C. Carter 表示歡迎，蘇俄外長李維諾夫以蘇俄參加太平洋學會工作，極為滿意。

就組織而言，太平洋學會係由各國學會聯合而產生，其總部為國際董事會，亦稱太平洋會議，置有國際秘書處，太平洋會議大部為名譽性質，其國際秘書處之主要任務為準備國際會議，約兩年開會一次，出版書籍並印發簡冊。美國學會甚為發達，侈稱會員人數逾千，多為商人、學者、教員、新聞人員、政府官員、共產黨領袖及

厲

Prof. Anthony Dubeck 原著

昭節譯

其他人士。大部會員及董事多為被動而無實際責任，對學會本身及其事務並無甚影響力，其中一小部份活躍會員擔負會內主要活動並主持其行政工作及政策。董事會董事則為名人，在資產方面多有成就，資深望重，學會信箋上列有其名，可使人一望而知對該學會不懷疑其有任何陰謀作用，財政方面亦無問題。美國人中如拉孟特 Thomas Lamont、魯斯 Henry Luce、格林 Jerome Greene、艾門納 Brooks Emeny、屈浦 Juan Trippe 及斯俄浦 Gerard Swope 經常予以財政上之援濟，洛克斐勒暨康乃基金 Rockefeller and Carnegie Foundations 之捐款，多在數百萬元以上，其他著名公司如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 B. M.、墨根索銀行 J. P. Morgan and Co.、殼牌汽油 Shell Oil、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等均捐助鉅款。

根據其出刊物及職員之言論，太平洋學會似為客觀而無政治色彩的學者研究遠東問題之機構。惟經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澈底調查後，發現並非事實，該學會主要作用為影響美國對遠東情勢之輿論。小組委員會之結論謂：該學會「既不客觀，亦非無政治色彩。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其活動目的專為影響美國輿論，使其傾向共

遠東如何淪陷

九

產黨與蘇俄，且屢為國際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及蘇俄之利益多所主張，不惜損害美國之利益。在該小組委員會調查期間，又發現該學會為重要共產黨間諜多人叢集之淵藪，該間諜等對我國遠東政策會發生作用。『所可駭異者，經作證人證明與該學會有關而參加共產黨世界陰謀者，竟有五十四人之多。該學會職員對親共一事，矢口否認，並堅持其客觀而無政治色彩之立場，所出刊物亦無政治意味，其發言人並會同與共產黨無關係之遠東專家申訴其苦衷。』

姑無論與太平洋學會有關人士多非共產黨員，該學會確在共產黨控制之下，而為蘇俄政策之工具。據熟悉該學會歷史與活動之五位著名遠東問題學者之證言，謂該學會所出刊物既不客觀亦非無政治色彩。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柯格羅夫 Kenneth Colgrove 為遠東學者，前為太平洋學會會員，謂該學會「為贊助共產黨路線之宣傳

機構。耶魯大學教授饒大衛曾任太平洋學會董事，亦係遠東問題學者，否認「該學會爲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機構」。並稱：就其所參加太平洋學會國際會議之經歷，該學會所稱「既非宣傳又無政見」一節，「全與事實不符」。遠東聯合國司令部情報機關首長惠羅貝將軍 General Charles A. Willoughby 稱：「余可斷言太平洋學會日本分會被利用爲俄國共產黨及紅軍之間諜中心。」前任紅軍少將現任國務院「美國之聲」俄國事務組長巴明 Alexander Barmin 稱：「據俄國情報人員轉告，「太平洋學會係俄國在太平洋區域軍事情報工作之掩護機關」。西北大學教授麥克格文 Professor William McGovern 謂：太平洋學會所出季刊「太平洋事務」 Pacific Affairs，倡導史大林路線。曾任美國學會董事會秘書但乃特 Raymond Dennet 稱：「該學會並非客觀的研究機構」。曾任紅軍上校參謀副任蘇俄外部國際聯盟司助理鮑果賴波夫 Igor Bogolepov 謂：太平洋學會爲雙重工具，蒐集美國情報供給蘇俄軍事機關，同時又將蘇俄對外政策之目的，印入於美人之腦際。並稱：「凡對蘇俄具有錯覺者，則其思想亦必錯誤。」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對鮑氏證言評謂：「西方國家既誤解蘇俄如此其甚，則對蘇俄之構想，所採之措施，所簽之協定，所作之讓步，無不錯誤矣。」

以此西方國家在戰時及戰後，無論在開羅、在德黑蘭、在雅爾達、在波茨坦，或其他會議中，對蘇俄所採措施，無不錯誤，影響所及，遂使紅流氾濫，將波蘭、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

加利亞、保捷克斯拉夫、中國大陸、北韓等七萬萬人民，投入於水深火熱之中。上述錯誤措施，竟得決策人士、學者、著作家暨輿論界中主持其事者，普遍予以接受，其故安在？即由於誤解蘇俄與中共耳。所不幸者，美國廣衆人民，誤解蘇俄與中共，何以如是其甚，竟至認可其種種非法行爲，而召致山崩地裂之災難。鮑氏在檢討會議中解答謂：「蘇俄置有一聯合委員會，由行政各部門代表組織之，直接對政治局負責，將觀念及人員由鐵幕向西方國家滲透，此實爲蘇俄非常之大事。」並稱：「由此產生同路人，誘致西方智識份子，編撰有利於蘇俄之書籍與論文。」調查委員會查明充份證據，共產黨及親共份子攫取太平洋學會之控制權後，竟將該會在研究學術之學會，變爲蘇俄之宣傳工具。早在一九三四年太平洋學會之核心會員，已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建立直接關係。該學會某一會員曾往晤共產國際遠東處長，接受關於編撰左派及蘇維埃辭源之訓示。該學會中活躍份子，不僅爲學會本身且爲聯絡其他機構撰述書籍、論文及簡冊。美國人經由此類媒介所得關於蘇俄對遠東之意向，全係誤解，而美國對遠東所採措施，亦因此鑄成大錯。

蘇俄利用太平洋學會之主要策略，爲防阻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共產黨征服中國之有效抵抗，爲實現其目的需爲大規模的心理或宣傳戰。蓋美國及歐洲之輿論，必先爲部署，灌輸以暗藏共產黨遠東策略之觀念，使其意志消沉，無法抵抗。據饒大衛教授在芮斯委員會

Reece

Committee 調查文化基金之顛覆行動作證時稱：「美國不了解遠東情勢，如此其甚，故意欲危害美國安全之人，認爲在遠東宣揚世界共產主義，倡導其利益，在策略上最爲有效。於是紛紛加入研究遠東問題，開拓新天地，使國八茫然墜入其彀中，而不知有所防範。」太平洋學會提供關於遠東資料，幾成獨佔機構，所 高等學府之教授、學者或學生，凡對太平洋問題 發生興趣者，均賴該學會所供給之資料，於不知不覺中變爲蘇俄對遠東意向之贊助者及宣傳員。

培育輿論之場合，要以學校體系最爲重要。太平洋學會培育重點，即以學校爲對象。素以研究太平洋國家自稱，而與現代社會中學者叢集之學府，發生密切聯繫，自屬當然之事。於是太平洋學會之聲勢，遠及於大學以下之學校系統。拉鐵摩爾在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中作證時，證實此事。太平洋學會對大學以下各學校，備有深遠之計劃，所印簡冊及各種研究資料，多達數十萬份，分發與各級學校。太平洋學會又聯合美國教育學會及外交政策協會，擬有續密計劃，編撰太平洋窗櫺 Windows on the Pacific 爲學校課本，於三年半期間，出售一百餘萬冊。太平洋學會所出書刊，種類與範圍各有不同，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兩年期間，印售通用簡冊九十七萬七千冊；此外又定期刊印太平洋事務季刊及遠東通覽 Far Eastern Survey 半月刊。均爲共產黨作巧妙的宣傳工作。自一九三四至一九四零年間，拉鐵摩爾主編太平洋事務季刊，費爾德 F. V. Field 任太平洋美國學會執行秘書時，

130219

共產黨勢力在該學會潛滋暗長，根深蒂固。其所出刊物，即為美國政府機關供給其人員閱讀之資料。在第二次大戰時，尤以軍事人員為甚。軍隊在受訓期間，所讀三十九種書刊中，二十二種為太平洋學會所供應。美國軍事機關向該學會定購書刊二十三萬冊，分發全球美國軍事機構。美國學會秘書但乃特稱，陸海軍教育機關為培育赴遠東服務人員，向該學會定購簡冊約達數十萬份。該學會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報告稱，在戰事進行期間，美國政府向該學會定購簡冊七十五萬份，運往亞洲及太平洋區之軍隊。此外該學會又以演講、公文文件、書籍暨研究資料供應軍事人員。由此可以斷言：太平洋學會直接或間接變為遠東美國軍事人員之主要培育機構，戰時美國軍人既係由廣大民衆徵集而來，戰後卸下武裝，恢復平民身份，此在輿情方面自發生重大影響。

國務院為太平洋學會施展影響力之又一政府機構，據該院戰後計劃部職員符勒吉 Dr. Edna Fluegel 稱，太平洋學會所出書刊，幾為國務院關於遠東之唯一資料。總之，關於太平洋學會對美國出版界所施展之影響力，不祇限於書籍、雜誌及簡冊，太平洋學會非一單純之社團，乃一關係繁複之機構，其他社團如援華協會、美俄協會，均與其有密切關聯。此外外交政策協會、各種雜誌及書局，與該學會均有關係，一線之牽無遠弗及。

太平洋學會會員對彼此寫作有相互推介之義務，藉以提高其在世人心目中之敬仰。例如艾浦斯敦 Israel Epstein 所著「中國未完之革命」Un-

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一書，極為親共。太平洋學會秘書長賈爾特閱讀之餘甚為讚賞，欲利用該書影響國務院及參議院諸領袖，於是函出版書局，謂亟應設法使國務卿馬歇爾、參議員范登寶、毛斯、依夫斯以及國務院杜勒斯及雲生特諸人閱覽。紐約時報請拉鐵摩爾為寫書評，拉氏謂艾氏已可與史諾 Edgar Snow 及懷德 Theodore White 等名家齊名問世。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查明艾氏與共產黨有悠久之歷史，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其任務概已結束，在參議院將開始調查之際，即偕艾斯莫同乘波蘭船離美。

第二次大戰及戰後三年期間，太平洋學會擴張其勢力甚著成效，其活動勢力竟侵入白宮，其時居里適任總統行政助理兼遠東事務顧問。居里高踞要津，亦為太平洋學會之高級顧問，經常在華府與賈爾特有所會商。一九四一年當居里訪問中國時，賈爾特會函洽共產黨員冀朝鼎，謂太平洋學會正擬透過居里訂定政策，應否由報紙透露居里以總統代表身份訪問周恩來，此事當有助於消弭中國抗日統一陣線破裂之謠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居里負責在華府與副國務卿威爾斯及共產黨職員白瑞德暨米勒會商事宜，華盛頓大學教授泰勒 George Taylor 謂居里對彼甚為友善，每星期三請其至居里辦公室晤談。迨泰氏擬具節要謂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之希望極微，美國應供給軍火與蔣元帥剿共，居里即與絕交，不再晤面。

另一與太平洋學會有關之趣事，為塔斯社記者羅果夫 Vladimir Rogoff 訪問華府。羅果夫

為蘇俄駐遠東最重要之情報員，經太平洋學會之介紹，羅氏得於一九四四年亦即最重要之決策年度，與我國決策人士會商一切。據班特來 Beth Bentley 作證時稱，此項會商，涉及蘇俄之軍事情報，希斯 Algar Hiss 與居里俱參預其事，羅果夫專長於對中國之情報工作，一九四三年八月著有「戰爭與工人階級」，倡議共產黨改變對華政策。翌年羅氏以塔斯社記者身份來美，在紐約時曾訪問太平洋學會秘書長賈爾特。賈氏先於一月十七日電告希斯及居里，謂其友羅果夫將自莫斯科、倫敦來華府停留三日，請與晤談。羅氏面晤居里外，又會與太平洋學會華府學會之莊士敦 William C. Johnstone，戰時情報局遠東處長雷莫爾 Carl Remer，國務院中國科長雲生特等會談兩小時有半。雲生特在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內拒絕透露會談內容，並稱直至第二次大戰後始知共產主義之威脅。身為遠東政策決策人之一，而作是言，何愚昧之甚。蓋共產運動自一九一七年在世界發動以來，以共產國際或其後改稱共聞會名義，召集世界會議，至少少有十次之多，所出文藝，行諸主要語文者，份量之多，難以數計。

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調查太平洋學會時，揭發拉鐵摩爾曾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致函賈爾特，讚許其主持中國事務之人士。該批人員，如莫勒 Hans Moeller，韋特佛吉 Karl Wittfogel 及冀朝鼎，均經證實為共產黨員。太平洋學會實為共產黨員之淵藪，其所出刊物，所開會議，以及所設辦事處均有大批共產黨員或親

共份子參預其間。如羅新基在調查會議中被指明為共產黨員，曾引憲法第五條修正條款為護符，拒絕答復詢問；其所著「中國戰時政策」China Wartime Policies，被陸軍部用為士兵官佐閱讀之書；其活動範圍，並不限於寫作，一九四九年十月間國務院請其參加對華政策圓桌會議，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間洛克斐勒基金會付予二千元出席在印度舉行之太平洋學會，嗣又付予六千元編撰「亞洲情勢」The State of Asia 一書，在美國學會主持下，於一九五一年出版。總之，拉鐵摩爾及羅新基倡導親共，極為活躍。

第二次大戰期間，太平洋學會竟得掌握八百萬美國士兵之心靈，實屬痛心。太平洋學會所出書籍，為軍事情報教育機構用為訓練軍隊之基本讀物。司徒華德Maxwell Stewart所著「戰時中國」Wartime China即為訓練軍隊讀本，著作人在書內居心引用「親共」或「親俄」詞句而不諱言。此外美國人受太平洋學會宣傳影響者，尚不知凡幾。太平洋學會對美國人關於遠東事件所產生之影響，既深且遠。駱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 於一九三五至一九四〇年任美國學會研究員，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任執行秘書，渠稱：編輯人、廣播評論員、商業公司、教員、學生，每日均利用太平洋學會之圖書及新聞資料。

太平洋學會另一作用為召集有關太平洋問題之國際會議，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該學會召集此項會議凡兩次。第一次係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加拿大莊布龍山舉行，國務院單位首長

前往出席會議者多人，俱為太平洋學會意圖影響對華政策之人士，美國代表團計有二十六人，其中七人在調查太平洋學會活動委員會中，被指為共產黨員，太平洋學會人員既嚴密操縱會務，故七人中有五人為該學會所指派，國務院決策人士之出席會議者，對該會議之組織既無職權，故居里、希斯、巴恩斯 Joseph Barnes、傑士浦諸人會同賈爾特遴選出席人士，會前佈置週密，邀請政府中具有勢力者多人，美國學會秘書路克伍德就商於居里，居里建議頗為重要，所提人士，均為高階要津與極力贊助變更對華政策之人。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太平洋學會舉行一圓桌會議，研討中國戰後建設事宜，出席此次會議之人士，非隸屬於共產黨者，即係國務院及其他政策機構之有力人員，主席懷德Harry Dexter White即係聯邦調查局長胡佛指為蘇俄之間諜。

一九四五年一月間太平洋學會在維吉利亞洲溫泉舉行第九次會議，會前佈置亦極週密。據美國學會秘書但乃特稱：出席人員均係傑士浦與居里所推薦。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指證此批人員中，三分之一與共產黨有聯繫。美國代表團會於會前集議決定對其他代表團應取之態度，主席為傑士浦，拉鐵摩爾發言最多，亦最有力，他如費爾德、藍德抄 Len De Caux、柯佛蘭 Frank Coe 及法萊Miriam Farley等，均主張迫使中國政府內部改組，國務院中國科長雲生特提議在會議期間舉行一連串聚餐會，將遠東專家邀集會餐，討論專題，希斯及雲生特均認為此與會議有益。會議後兩月，希斯提議將會議報告送達

聯合國各國代表團。

太平洋學會對於戰後計劃亦極為注意，希斯既任國務院戰後計劃委員會委員長，不幸得知美國政府有關之公文與秘密。戰時希斯與太平洋學會之聯繫，其影響可知。繼而希斯於一九四七年離開國務院，就任康乃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會長，賈爾特以其對太平洋學會貢獻極鉅，特函請繼續與該學會合作，並任為董事。太平洋學會恆向美國政府推薦專家，故美國駐德及駐日軍隊所用專門人員，頗多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滲透其間。

太平洋學會之作用，係供蘇俄使用為施行其政策之工具，以其所倡論調，均與蘇俄有利，而絕不加以反對。在美國人心目中，培養同情蘇俄遠東政策之意念，所謂洗腦工具，該學會實當之無愧。在一九三〇年以來，太平洋學會對中國共產黨予以同情有利之宣傳，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滿洲，一九三七年進軍中國大陸，太平洋學會於是強烈攻擊日本，其主旨為在中國號召抵抗日本，俾蘇俄西北利亞與中共西北之老巢不受危害。自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四年間，太平洋學會為配合共產黨策略，抵禦日方對蘇俄地位所增加之威脅，其所出刊物則倡導共產黨與國民黨成立聯合陣線抵抗日本。迨日本投降，威脅消除，共產黨及其同路人轉變宣傳攻勢，一面詆毀國民政府，一面頌揚中國共產黨，謂中共並非真正之共產黨，實為農村改革派，不受莫斯科之控制。太平洋學會如影隨形，在其「遠東通覽」中載有學生T.A.

Bison所著一文，題為「中國在聯合戰爭中之措施」，據稱有兩個中國，一為國民黨之中國，可稱為封建之中國，一為共產黨之中國，可稱為民主之中國，於是盛道共產黨政治經濟之改革，人民在共產黨治下如何享受民主福利等語，太平洋學會作者紛紛追隨此項同情中共之論調，發為文章，反蔣親共，卒使吾人在遠東之地位，遭受不可挽救之損害。

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駐中國多年記者鮑維爾 John B. Powell 綜合論述太平洋學會所持之立場，會致函「太平洋事務」主編人賈爾特稱：「余會閱讀太平洋學會所出刊物多種，對蘇俄共產黨之獨裁，從無隻字加以批評，何以閣下對蘇俄情勢避而不談，而專對中國及國民黨集中抨擊，按其實際，所有對國民黨及蔣元帥之攻擊，均係出自中國共產黨及蘇俄，其用意似在攫奪中國之領土，而此次攫奪者似將為蘇俄，第一次大戰中吾人姑息日本，而今吾人對蘇俄及共產黨似又同樣姑息。」

國會委員會調查太平洋學會活動一事，既極認真，費時亦最久，計自一九五一年七月至一九五二年六月約一年時間，作證者六十六人，檢閱文件兩千件，編成紀錄六千頁。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作結論如次：「太平洋學會並未保持其學者客觀研究性質之機構，為美國共產黨及蘇俄官員利用為共產黨策略宣傳及軍事情報之工具。其所發佈之消息，虛偽不確，來源多出自蘇俄暨共產黨。所有該學會之活動、行政與策略均由少數核心職員執行指揮，該職員等非共產黨員即係

親共份子。所有大多數支持該學會之會員，除志在增進其學者研究興趣外，無其他佐證可尋。蓋大部會員與董事，並不過問會務，故對其策略與行政顯無影響可言。太平洋學會所以能推展其活動，在經濟方面，有美國實業家、公司及基金會予以支助，而不察知其內幕情形。因此該學會核心執事人員，恆施展賄蔽欺騙之手段，使不知該學會真正之性質。太平洋學會本身或其大部捐款人，以及擔任董事暨執事人員，對該學會會務既未予以認真客觀之調查，故該學會為共產黨滲透利用，作親共親俄之活動，始終不明究竟，而若干有名望之人士，竟為該學會核心職員所利用，作為其活動之護符，在被調查時以資有所掩護。」

共產黨利用太平洋學會策動輿情，以利征服中國，誠屬政治之傑作，史無前例。該學會經調查後，雖被揭發，但在美國人心目中暨政府內，仍不無影響，美國聯邦檢察長以該學會為顛覆機構之一者凡數年，不得享受免稅權利，但一九六〇年間，其免稅權利又經恢復云。

第十五章 顛覆行動侵入印刷界

書評家作祟

關於中國大陸淪陷最重要因素之一，為一般遠東專家撰述之宣傳文字，此批作者於有意無意中將我國導入歧途，推翻美國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其結果為背棄國民黨之中國。該等作者之著作及書評，竟能說服美國人民，將中國大陸淪陷於共產黨。當吾人閱讀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〇年間所出關於遠東之多種書刊，即可知共產黨宣

傳之顯著，除共產黨員外，鮮有人閱讀明顯的宣傳共產黨之文字，但著名作者所撰親共書籍或論文，其促進國際共產主義之效果，遠非工人日報 (Daily Worker 美國共產黨日報) 所可及。

美國人民對遠東情勢所知既少，故多數支助中共之作家，能大放厥詞，不遭反駁。一般人民恆以為親共親俄之宣傳品，必滿紙載有共產黨標語，如革命、階級鬥爭、勞動階級、內戰、帝國主義等名詞。此種觀念完全錯誤，其實共產黨文告鮮有採用共產黨詞句，其文辭均經妥慎選擇，有系統的隱避，務使無訓練的讀者，不能察知其真正之淵源及目的，此可於眾多關於遠東問題作品證明無誤。俄國多數黨於一九一七年掌握政權，對非共書報初則不屑執筆，一九三一年莫諾托夫對此事擬有說帖，旋即大有變更，該說帖謂：「讀共產報紙者為誰，僅少數共產黨員耳，吾人無須對共產黨員宣傳，吾人目的為何，所欲影響者為誰，吾人必須感化非共人員使為共產黨員或予以蠱惑，因此吾人必須向大報滲透。」

當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以難於察知共產黨路線一事徵詢饒大衛教授，饒氏答稱：「貴委員會須經常加以研究，然後方知其字句之意義及其運用時之方式，庶可瞭解其所以然，此即一般無知之人民或羣眾所以易於受騙。」中共及其黨羽能將其杜撰之情事散佈於四方，不受阻礙者，亦由於此。歐戰爆發後，頌揚中共之故事，方始傳播於世，此後繼續增加，直至珍珠港事變共產黨轉而支助蔣元帥，一九四二年後期又復對彼攻擊。「美國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散發一

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斯運 Raymond Gnam Swing 所撰廣播詞擇要傳單，稱：「有必須了解者，在中國第八路軍所代表之共產運動，一如芬蘭社會民主黨與正統共產黨之關係。芬蘭民主黨人在政府中佔甚多席位，現與蘇俄作戰。此類人員，在中國由毛澤東及第八路軍率領施政，被稱為共產黨，其所倡導者，為有限度之社會主義，主張管制銀行，交通事業及礦產，要求民主選舉，舉辦消費與生產合作社，鼓勵私營企業。此項計劃，實係右翼民主社會主義，而為中國以外其他地方應付真正共產主義之良策。毛澤東欲中國實施民主制度，由國民與共產兩黨治理中國。」

一年以後，我國駐華大使詹森致國務院之報告，稱：「國務院當可明瞭中國共產黨在國外以往及現在享有善意之輿情，以其對外國記者，尤以美國記者為甚，善用巧妙技術，美國記者『中國紅星』Red Star over China 作者史諾 Edgar Snow，描繪中國共產黨，解說其主張與目的，盡善盡美，即此一書，已使千百萬歐美人了解中國共產黨。此外尚有古爾德 Randall Gould，史莊 Anna Louise Strong，史邁德萊 Agnes Smedley，暨卡爾森 E. F. Carlson 等人，均曾以同情態度不斷解釋共產黨所作所為，共產黨所以享有外國記者之同情，不外鼓勵與外國記者多有接觸，善於宣傳，將彼等所稱之事件與問題，儘速透露於記者與其他第三國有地位人士之前，再則彼等處於反對黨地位，易得同情，彼等雖窮困，但年青有為，且有確定計劃，而善於陳述

之。」戴維斯與大使意見相反，在報告上註有下列字句，謂：中央政府缺乏外國同情人士，以其腐敗昭著，而共產運動則能吸引同情云云。

自一九二四年以降，俄國間諜在全世界散播謠言，詆譏蔣元帥，一九三七年後大批關於中國及遠東之書籍出版問世，書評甚佳，莫斯科至為欣慰。茲將此類作者對美國人民思想關於亞洲情事影響最大者，陳述於次：

1. 拉鐵摩爾。關於遠東問題作者中，要以拉鐵摩爾最為重要。拉氏由居里推荐奉派為蔣元帥之政治顧問，著有書籍十一種，論文四十餘篇。關於遠東之書籍，一經其評論，則銷路暢旺，其所著書籍，絕不引用共產主義名詞，但在字裡行間推進蘇俄關於亞洲之策略。西北大學教授麥克格文、遠東問題學者饒大衛俱謂拉氏為為蘇俄宣傳之能手。拉鐵摩爾並無學位，曾任培基學校

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國際關係主任，太平洋學會「太平洋事務」季刊編輯，國務院咨議，蔣元帥顧問，戰時新聞處太平洋沿岸局長，瓦萊斯副總統訪華團顧問，加入包萊調查團三四月協助草擬報告，一九四九年應國務院之請研議國策，與國務院中國科長雲生特及總統遠東事務助理居里結為密友，拉氏因此掌握絕好機會助長中國共產黨，暗中破壞中國政府之地位。其所著書籍、論文及書評，對美國人發生絕大影響，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於調查太平洋學會時，查究拉氏甚為詳盡，結論謂：「拉氏自一九三〇年初期，即甘心為蘇俄善於展佈其陰謀之工具。」

2. 其次為史諾。史諾在所有親共記者中最能

描繪中共領袖，以讚賞的筆調解釋其主張與目的。當中共徒步遠竄西北時，史諾為美國前任延安採訪之第一名記者，對毛澤東、周恩來暨朱德等人多所讚揚，令人健羨。史諾在其所著「中國紅星」一書中，描繪中國游擊隊及第八路軍之生活，異常生動，將中國共產黨譽為具有勇毅仁慈之德行。該書出版後，哄動一時，竟成名著。其後史諾在星期六週報登載「六千萬迷失之盟友」，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在「民族」雜誌中撰有「擁護我方之人民」，均係親共親俄反蔣之文字。自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史氏擔任星期六週報記者，報導關於亞洲及中國情事，計共撰寫六十一篇，該週報對史氏意見，常予反對，一九五〇年終始予解職。

3. 此外關於遠東情事之作家，對廣大羣眾具有影響力者，實繁有徒，多係親共反蔣。如法萊 Miriam Farley，曼道 William Mandel，羅斯 Andrew Roth，薩斯布瑞 Lawrence Salisbury，波德 Dirk Bodde，史太因 Gunther Stein，裴費 Nathaniel Peffer，羅新格 Lawrence K. Rosinger，史邁德萊，復門 Harrison Forman，謝倫 Samuel Sillen，懷德 Theodore White，賈柯華 Annalee Jacoby，畢生 T. A. Bisson，愛浦斯敦 Israel Epstein，史徒華特 Maxwell Stewart，華滋 Richard Watts Jr.，愛理諾拉鐵摩爾 Eleanor Latimore，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勞特爾巴 Richard Lauterbach，蓋茵 Mark Gayn。

(下接第84頁)